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 杨发庭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时代新征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擦亮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标签

趋势,代表着生产力水平的跃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一起抓,厚植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正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在从传统发展方式走向绿色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通过创新科学技术,集聚创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质优,而“质优”很大程度体现在绿色发展上。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质优”,需要绿色赋能。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加快生产力的绿色转型升级,一体推进绿色生产、绿色生态、绿色生活。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和推进机制,倒逼、引导形成以绿色为底色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生产要素高效组合,把生态环境、数据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一起考量,让良好生态环境充分释放出蕴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探索数据要素赋能绿色创新与绿色生产培育的新机制。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其“先进”主要表现在符合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性认识。传统生产力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忽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与传统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反思和超越,它更加注重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它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高效流转,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蕴含鲜明的绿色特质

以协同共治破解农村互助养老难题

□ 郝亚光

■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协作与参与。这一过程需要培育协同共治的意识,明确各方的责任划分,并加强沟通与合作。通过这些步骤,可以建立一个多元化协同的新模式,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

成为制约其效能发挥的关键因素。首先,部分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老年人协会及社会组织,往往陷入对外部支持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对政府支援的期待。其次,低龄老年群体在缺乏必要的养老知识和互助技能的情况下,参与互助养老活动时面临的风险责任难以明确。再次,某些地方政府在互助养老项目的推进中,尝试全面介入建设,运营及管理各个环节,这种不切实际的全方位干预,不仅没有明确自身的责任界限,反而加剧了职责不清的问题。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地方政府在推动基于“幸福餐桌”的邻里互助养老项目时,不仅制订了实施方案,还涉足设施改造、选址标准化、服务商引进、村庄及村民动员等多个领域,对互助养老全过程的包揽,制约了当地养老服务参与主体的主动性。

三是沟通协作机制不畅。在农村互助养老领域中,地方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人群体构成了这一模式的主要支柱。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多主体参与的沟通协作平台缺乏,农村互助养老运作过程难以有效整合不同意见,进而引发集体协同困境,弱化多元主体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认同支持。首先,意见整合不畅。不同参与主体(政府部门、社区组织、老年人等)由于诉求和视角的差异,难以有效整合各方诉求和建议,影响到最终决策和实施的科学性。其次,集体协同困境。有效沟通机制的缺乏,容易造成各方相互隔阂,难以达成共识,直接制约互助养老的有序开展。再次,认同支持不足。由于缺乏充分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参与主体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同度会降低,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立足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格局

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提“质”,以“质”促“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能。

培育绿色动能。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新”,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山东为例,为建设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山东印发《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预计到2025年,“四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3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左右。

布局绿色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端化方向,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产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其韧性和安全水平。

完善绿色制度。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培养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加强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生产、运用和保护,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各类先进优秀项目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新兴产业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建设,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随着农村“触网率”提升,短视频、直播等社会化媒体如今已融入乡村生活,成为推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新引擎,也深刻影响着乡村的文化活动。“拍视频、搞直播”这些现代技术手段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展示自我和交流的平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在重塑着乡村的文化生态。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底色。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样态,既是对当下日常生活的表达,也折射出社会发展趋势。文化的形态和媒体技术与媒介内容的演变直接相关。从口话到大众媒介时代的发展中,媒介与民众的关系从讲故事的现场参与,过渡到大众媒介时代民众的有限参与;从大众媒介到社会化媒体时代,民众从有限参与进入人人参与的过程中。对中国城市与乡村社会而言,在口语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限定在地理位置和身份角色的框架中;在大众媒介时代,由于大众媒介的发展与政治和经济中心密切关联,城市文化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乡村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跟随者或者模仿者;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后,随着城市与乡村之间一物的流动,村落正在延续、摒弃与革新原有文化形式的过程中,开始衍生出新的乡村文化形式,这些新的乡村文化形式在乡村场域中生产与传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各类短视频平台等进行展演与传播。

这种线上线下所形成的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也为乡村文化治理带来了一些困境。一方面,造成政府视角下乡村文化生产的行政应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形式主义与痕迹主义导向。乡村文化建设主要由乡镇部门与村落的文化组织员之间来联动完成,村落的文化组织活动主要依靠文化组织员依托对村民社会关系的熟悉程度、在惯习引导下进行生产与传播。笔者调研中发现,由于乡村文化生产的活动经费难以与村委会的行政管理、参与村民的文化活动之间建立有效联系,出现经费难以落实在乡村文化治理层面等情况,一些需要完成行政层面乡村文化任务的村落,形成了依靠媒介留痕来“见证”乡村文化活动的形式主义现象,如在村落新文明实践站,随机组织人员观看电影片头拍照、留痕等。另一方面,在村民层面,依靠社会化媒体平台,村民发挥各自的文艺特长,将乡村的日常生活通过直播、短视频的形式,碎片化、零散化呈现出来,在平台推送下,出现了一些农村“网红”,但一些网红为了博取更大的平台流量,使得原本朴素的个体层面乡村文化的表达逐渐演变得低俗化、商业化,对乡村文明造成了冲击。

针对这些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中出现的难题,如何有效化解呢?首先,在基层治理中,要避免使乡村文化的生产流于形式主义,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调整:在组织建设层面,需要在村落建立保障性的文化组织员岗位。文化组织员是乡村文化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实施的具体执行人,但是在乡村文化活动中,文化组织员往往力不从心。换言之,文化组织员只是村委会组织中的一个兼职人员,每个月收入低,单独依靠这一工作无法维系其生活,需要一个行政编制的职位来完成乡村文化的组织、实践与展演工作。更重要的在于,文化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要在基层治理系统中得以确认。设立这一职位的目的与功能要做清晰化界定,其工作的隶属在村级的关系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明晰化。这样,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得以保障的文化组织员才可以有效组织乡村文化建设。

其次,就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而言,要注意维持乡村文化内在生产机制与传播渠道之间的平衡,不让乡村文化生产流于表面和形式。随着社会化媒体与村民使用技能的提升、使用习惯的形成,热爱村落生活的村民在闲暇时间,将“拍视频、搞直播”,生产与传播村落日常生活的内容,看作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村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习惯以及个体的才艺等在生产化媒体平台上,逐步形成了乡村文化以村民为主导的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具有自发性,另一个是具有技术性。自发性是指个体村民以“随心所欲”的娱乐心态进行文化生产,技术性是指这种文化生产受限于技术的参数控制,与村民是否具有完备的数字素养与媒介素养相关联。这种生产机制会带来传播渠道的问题。对于乡村而言,手机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使得村民通过学习进入了人人在场的乡村文化生产过程。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起初,关注村民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布内容的人以村落的熟人关系为主导,村民将社会化媒体平台看作是村落里的文化广场。随着时间推移,网络上村落之外的陌生人开始关注村民发布的内容,传播渠道突破了熟悉的熟人环境,平台的推荐机制、陌生网友的评论反馈等,都对村民的媒介素养带来较大的考验。基于此,一方面需要对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村民进行媒介素养基本知识的教授与培训,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文化组织员的力量,建立村落的文化活动展示平台,不定期对村落的文化活动进行展示与传播,通过这两种路径,使乡村文化处在良性建设中。

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建设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在宏观方面,需要对乡村文化的类型及其表现形式进行组织化层面的搜集与整理,结合历史与当下的乡村文化发展,对其进行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的归纳整理。此外,在保存档案资料的同时,对当下新的文化形式进行概括与提升;从中观层面,对不同村落的乡村文化形式,通过多种媒体手段,进行网络上的组织化传播;同时,注重对于村落中村民对本地传统乡村文化形式的沿袭与革新,尤其要关注一些由家族沿袭的乡村文化形式,比如戏剧、歌曲等,借助微信群等形式对村民进行再组织;从微观层面,对村民进行媒介素养等技能的提升与培育,通过基层政府和地方社团对村民进行对应性的培训,从技术使用、文化引导等方面的影响,使村民在社会化媒体平台进行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时,将更多优秀的乡村文化形式展示出来。还可以借助村落里擅长乡村文化多种形式生产的村民,与基层政府的不同部门配合,采用文化+的形式,有效传播地方文化。比如村落中擅长说单口相声的村民,基层公安部门、法制部门等邀请他们一起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与传播,他们在抖音上通过开直播账号,借助文化传播,将当地的方言、特色等一并传播开来。

总之,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既面临多元化文化形式并行不悖、充满无限可能的局面,也拥有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突破乡村文化的发展瓶颈、拓展传播乡村文化新形式的新机遇。要将行政维度、日常生活维度和技术维度良好衔接,才能化解困境,应对机遇,从而促进乡村文化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探索「短视频」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之道

□ 李红艳

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提“质”,以“质”促“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能。

培育绿色动能。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新”,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山东为例,为建设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山东印发《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纵深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预计到2025年,“四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3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左右。

布局绿色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高端化方向,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产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其韧性和安全水平。

完善绿色制度。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培养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加强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生产、运用和保护,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各类先进优秀项目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新兴产业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建设,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